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弗·梅林 著

IV

53.15-18.3
512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四卷

党的合并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

(1869—1891)

弗·梅林 著
青 载 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Franz Mehrin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and 4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
1960年出版的《梅林文集》第二卷译出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第四卷)

党的合并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
(1869—1891)

〔德〕弗·梅林著

青载繁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1966年1月第1版

1973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11002·425 每册 1.05元

目 次

第五部 党的合并

第 一 章 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3
一 色当、吕岑、凡尔赛	7
二 俾斯麦的醒悟	18
第 二 章 财源茂盛	25
一 滥设公司骗局和文化斗争	25
二 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30
第 三 章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	38
一 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38
二 海牙代表大会	48
三 最后的党派斗争	54
四 特森多尔夫时期	69
第 四 章 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83
第 五 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91
一 帝国破产的开端	91
二 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98
三 理论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112
第 六 章 反社会党人法	122
一 基督教社会鼓动	124
二 谋杀案和白色恐怖	130
三 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139

第六部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

第 一 章 混乱的一年	151
第 二 章 新的进军	166
一 維登宮的檢閱	166
二 决定性的斗争	181
三 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194
第 三 章 問題和答案	201
一 皇帝的告諭	201
二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208
第 四 章 科学的收获	217
第 五 章 鞭子和糖果	224
一 救济穷人和奸細挑撥	226
二 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231
三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238
四 占領巴伐利亚	245
第 六 章 結束的开始	254
一 言論和行动	254
二 議會党团和党	258
三 俾斯麦的失望	267
第 七 章 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掙扎	273
一 反罢工令和秘密結社案	274
二 封斋节选举	279
三 圣加倫代表大会	286
四 驅逐令	291
第 八 章 九十九天	296

第 九 章 总崩溃	300
一 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300
二 二月二十日	304
第 十 章 清算	317
一 反社会党人法的結算	317
二 老年派和青年派	320
三 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323
四 爱尔福特綱領	326
第十一章 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328
一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329
二 工会的十年	337
三 修正主义	345
第十二章 回顾与前瞻	349
注释	353
結 束 語	364
人名索引	365

第 五 部

党 的 合 并



第一章

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1866 年以来，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間一直在进行着外交战，不 371
过較大的王牌始終掌握在俾斯麦手里。

俾斯麦代表着一种經濟上的必然性，即形成一个广大的經濟区域的民族統一，而波拿巴只是受那种腐朽的专制制度的日益加深的困难所驅使、也許还受到法国資產階級的利欲所驅使，这些資產階級大叫大嚷要“报薩多瓦之仇”。波拿巴主义在莱茵河西岸早就在走下坡路了，而在莱茵河东岸却还处于上升状态；当波拿巴被迫采取失敗的冒险家的絕望行动的时候，俾斯麦还可以勉强应付得了。可是誰也不敢因此而貿然行事，丹麦、意大利和奥地利不敢接受波拿巴的拉攏，来組成反北德意志联邦的攻击同盟，俾斯麦也不敢受人誘惑，来拿国土和人民去作各种买卖。

因此俾斯麦所奉行的政策当然还不是光明正大和深得人心的，更談不到是什么革命的了。如果說俾斯麦拒絕巴登自动提出的参加北德意志联邦的要求，是因为害怕由此引起同法国的战事，那么他拒絕的真正原因，不是怕战争本身，而是怕一場太正大、太得人心的战争。假如波拿巴为了干涉純德国的事务而挑起战争，德意志民族的憤懣情緒就会上升到足以使俾斯麦害怕起来的程度。他願意同法国一战，但是他希望这一战是一场反革命的王朝战争，因此他用早就过时的秘密外交政策的殘磚破瓦，給他那塞納河边的

372 老朋友构筑了一个陷阱。俾斯麦暗中策动霍亨索伦旁支的一个亲王继承由于1868年的革命而虚悬的西班牙王位。如果他的对手若无其事地听任他这么干,这个外交阴谋的结果,对德国将比对法国更为不利。可是波拿巴却笨手笨脚地掉进了这个拙劣的陷阱。由于所谓霍亨索伦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是对法国荣誉的侮辱,波拿巴对普鲁士宣了战。在这两个魔术师中间,俾斯麦较为机灵,他懂得给波拿巴的宣战加上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罪名,他用巧妙的手法把埃姆斯急电的原意倒转过来,并在一系列的官方声明中,厚颜无耻地否认自己曾参预霍亨索伦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之事以及类似的活动。

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踉踉跄跄地跟着本国的波拿巴跑,而莱茵河此岸和彼岸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却洞悉战争的真正性质。国际的法国会员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公布了《告各民族工人书》,其中说:“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法国工人发表的许多类似的声明,都谴责了这一“纯粹的王朝”战争。这些声明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开姆尼茨、莱比锡、菲尔特、纽伦堡、慕尼黑的群众大会完全赞成这些言论。可是其他群众大会,尤其是在有白拉克出席讲话的不伦瑞克的群众大会和有施韦泽出席讲话的柏林的群众大会,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是有保留的,那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次的和平破坏者是波拿巴,法兰西民族若不及时推翻挑衅者,德国将不得不进行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灾祸的防御战。这两个大会是在7月16日举行的,7月23日,国际总委员会也在一篇宣言中谈到战争问题^①,对波拿巴和霍亨索伦的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页。——译者

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宣言說，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不过德国工人不能容許这场战争改变純粹的防御性质。而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在《先驅》杂志上清楚而有力地譴責了兴风作浪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在法国資產階級民主派中也鬧得很凶。 373

毫無疑問，無論在德国的普通人民群眾中，还是在德国无產階級群眾中，都有拿起武器打退波拿巴的进攻的要求。即使人們当时已經像今天这样洞悉俾斯麦的外交陰謀，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尽管俾斯麦做了許多坏事，尽管北德意志联邦同一个民族的理想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但終究也有必要向外国表明，德国决心（而且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人民只是透过所有的外交謊言看到一件事實：为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必須进行战争。南德王朝和人民代議机关被不可抗拒的浪潮卷走，預备队和后备軍都斗志昂揚地走上了戰場。只要这场战争是对波拿巴进攻的抵抗，就会深得人心，北德意志联邦的官方人士竭力把这场战争渲染为对法国政府，而不是对法国人民进行的純粹防御性的战争。

7月19日，北德意志帝国議會召开非常會議，一致贊同发行战争公債。可是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表决时弃权，因為他們既不給用1866年的行动为現在的战争做好准备的普魯士政府投信任票，也不贊成波拿巴的暴虐的罪恶政策。这种示威行动本身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俾斯麦的陰謀同波拿巴的陰謀一样，本来就是應該反对的。可是，只在有可能制止俾斯麦和波拿巴的罪恶活动时，这种精神示威才是切合实际的政策。要是沒有这种可能，那就要看誰的事业更坏，誰的胜利造成的灾难更严重了。这个判断不能有絲毫含糊。《社会民主党人报》說得好：“拿破侖的胜利意味着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的失敗，意味着波拿巴的殘暴軍隊在欧洲的霸权，

意味着德国的完全分裂。”因此拉薩尔派的議会代表贊成战争公債，不仅施韦泽和哈森克萊維尔表示贊成，加入了爱森納赫派的弗里茨舍也贊成，而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从前的拉薩尔分子則对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的弃权表示很不滿意。

他們对《人民国家报》的态度也不滿意，在这些日子里，这家报纸确实表明，仅凭一时的热情不能执行坚决的政策。在7月17日的一号上，它宣称，“强大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波拿巴的挑战面前投降；不在民族自由党的虚构世界中生活的人，就必然預見到这一結果；“假如普魯士接受法国的挑战，那就是发瘋”。《人民国家报》在下一号，即7月20日的报上不得不放弃这种錯誤的观点，十分正确地說：“波拿巴妄想通过征服普魯士，来巩固自己搖搖欲墜的統治，并对法国的社会共和主义运动发动一次‘国内的薩多瓦’。十二月王权是反动的欧洲的基石。波拿巴一垮台，現代階級統治和靠刺刀統治的主要支柱也就垮台。一旦波拿巴得胜，法国民主派失敗，欧洲民主派也就要失敗。我們的利益要求消灭波拿巴。我們的利益同法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这以后的一号，即7月23日的报上又說：“让德法两国的专制君主在驕橫的富豪的伴随下，自相厮杀吧，我們无产者同战争是毫不相干的。”党报的态度同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个委员会在7月24日的一篇宣言中，在完全維護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則的同时认为，因为战争是防御性的（而且只要战争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應該支持这个战争。

在以后的几周中，这种对立发展到十分紧张的地步。自拉克用尖刻的言詞談論“李卜克內西君主国”和“傀儡”（指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員），而李卜克內西說，不伦瑞克的五个委員不能把他們个人的观点作为党的准則提出来；如果这样做，就会像审判伽

利略的樞机主教团一样可笑。可是“不伦瑞克的五个委员”是党的 375
代表大会任命的党的领导，他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得到大部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支持，因此较之李卜克内西的看法就远非“个人的”看法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冲突又一次使德国工人阶级有面临分裂的危险，不过这种冲突终究是最后一次了。

一 色当、吕岑、凡尔赛

统治阶级奉行的背叛政策，使这种冲突得到了解决。德国军队迅速取得胜利，在短时期内就粉碎了波拿巴的统治。在色当战役的那一天，在莱茵河西岸，资产阶级共和国得到了保证，而在莱茵河东岸，德国的统一（就这种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而言）得到了保证。现在德国本可以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完全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利益的和约，这个和约同时也能使欧洲大陆的两个最优秀的文明民族友好相处，从而为欧洲文明的和平发展创造重要的前提。

可是这恰恰与德国君主和容克的心意相反。正当他们能给这个曾经使封建浪漫主义的王权伤透脑筋的法兰西民族以致命打击的时候，怎么能期望他们采取宽容而有远见的政策呢！普鲁士国王当然一再庄严地宣称，他是同现在已被推翻的法国皇帝作战，而不是同法兰西民族作战，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却甘愿充当用尖利的牙齿咬坏侵略战争门槛上的五角星^①的老鼠。马克思用鄙夷的笔调写道：“这个在 1846—1870 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②

① 中世纪人们画在门槛上辟邪的五角星。——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86 页。

早在8月30日，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知名之士”就在柏林集会，为的是要在一份呈給普魯士国王的奏折中和一份致德国人民的宣言中准备兼并亚尔薩斯—洛林，从而准备一場侵略战争。他們除了要求一个“統一的国家”外，还要求得到“巩固的边疆”，他們說，全世界應該知道，“君主和人民”决心弥补1815年沒有做的事情；这个外交錯誤使欧洲处于武装和平状态达半个世紀之久，这一錯誤不能重演。资产阶级的裁軍英雄斬釘截铁地說，如果德国在侵略战争中夺得亚尔薩斯—洛林，欧洲就可以废除軍备。可是他們并不仅仅依靠这种意味深长的論据的說服力，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所有反对侵略战争者进行可耻的威胁。他們号召“人民”，把这些坏蛋“坚决从他們的生活中，从他們在城市和国家的集会中驅逐出去”，为了說得更明白些，他們在巴黎驅逐德国人的时候又补充說，“假如我們是法国人，他們的有害活动很快就被制止了。”今天看来，这种愚蠢的狂热与其說是可怕不如說是可笑，但是在一場火熱的大战中，它并不是完全无害的，政府毫不迟疑地用一系列的暴行使这种狂热达到頂点。

面对着这一侵略战争，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国家报》馬上取得了一致，拉薩尔派也轉入反对假爱国主义的狂热行为的陣綫。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只限于尖銳批評統治阶级的政策，而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在9月5日的一篇宣言^①中，号召德国工人利用群众大会举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兼并亚尔薩斯—洛林，爭取同法兰西共和国締結光荣的和約。这个宣言包含着馬克

^① 这篇宣言載哈因茨·拜克：《德国工人运动和1870—1871年的战争》，迪茨出版社1957年柏林版。也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德国史》第2卷，第886—887頁。其中还載有馬克思、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战争的其他重要言論。——原編者

思在一封信中发表的意見^①，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們在同李卜克内西发生冲突时，曾向馬克思請教。馬克思在那封信中明确預言了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事实上所造成的一切禍害：德法两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俄国取得了欧洲霸权；他把兼并叫做“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他的其他預言也得到了证实，他說，德国在战争中证明：它即使在沒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賴外国而独立行动。这场战争已經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国际总委员会9月9日发表的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更詳細地指責了兼并政 377 策的历史謬誤；从这时起，《人民国家报》上每一号都写着：同法兰西共和国締結公平的和約！不要兼并！懲罰波拿巴及其同犯！

民族自由党的英雄們向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將軍告发了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当时法尔肯施坦將軍在汉諾威任沿海地区的总督，他曾經非法地把几个无辜的丹麦人和汉諾威王党分子投入監獄。根据法尔肯施坦將軍的命令逮捕了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員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裁縫屈恩，木匠格腊勒，給他們戴上鐐铐，解往俄国边境呂岑^②附近的保应要塞。在同一天，执行委员会前委員銅器工人埃勒尔斯和印刷厂主人西維尔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西維尔斯是一个六十岁的跛腿老人，而且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敌，他的罪过是：在他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的营业主任接受了印刷宣言的生意。被押解的犯人在极有希望养成敬神和虔誠习惯的祖国走了三天，爱国的賤民对这一押解很感兴趣。白拉克和他的同志时而被看做盗墓賊和散兵游勇而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2—284頁。——譯者

② 波兰东北部城市，現名吉日茨科。——譯者

加以嘲笑，时而被用惊异的眼光看做是刚被俘的法国政府官员，时而又被用道义上的愤懑接待，因为他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点饮食，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用苦中作乐的谐谑，来忍受爱国的、愤慨的可爱批评，后来柏林波茨坦车站的兵站司令受到战争的神圣怒火的袭击，以“将在吕岑受折磨”的“野人、流氓、坏蛋”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这种谐谑。在吕岑，他们起初受到的待遇很坏，后来才稍好一些。

连续发生的其他逮捕事件（约克也在汉堡被捕）完成了这一爱国主义的壮举，不过这些被捕者都被关在本地的监狱里。可是在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根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要求，在不受法尔肯施坦管辖的德累斯顿成立了一个新执行委员会以后，盖布也被戴上镣铐解往吕岑。法尔肯施坦禁止举行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
378 林的大会，并禁止《人民国家报》在沿海地区发行。自由党的庸人们看到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不是暗中发笑，就是大声叫好。直到约翰·雅科比由于9月14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反对兼并，而被捕解往吕岑时，进步党人才发出表示抗议的微弱声音。

法尔肯施坦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掩饰他的行为的法律借口。固然，沿海地区被宣布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并没有同时宣布取消法律保护 of 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也没有取消根据宪法作出的任何人犯罪都应正式受审的规定。俾斯麦在回答科尼斯堡市政机关的抗议时，找了一个借口说，反对兼并的运动使法国人的抵抗更坚决，因此军事当局可以惩罚抗议的主谋者，并有权扫清达到战争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姑且不谈这种断言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它本身就有漏洞：一口气说出了两句谎话。第一，德国人反对兼并决不会使法国新政府的抵抗得到加强，这个政府的机关报说得很对，俾斯麦在他的侵略战争中不会由此而受到迷惑；第二，当抗议运动开

始时，当局还没有承认兼并是这场战争的目的。出于人类文化的崇高观点，反对兼并的工人阶级，同出于夺取新销售市场的利欲、赞成兼并的资产阶级具有完全平等的、符合宪法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资产阶级内部对兼并的几次怯懦的抗议，是由棉纺工业中发出的，因为它担心会受到亚尔萨斯棉纺工业的竞争。

若干情况表明，俾斯麦不是出于法律原因，而是出于政策的考虑，对法尔肯施坦将军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干下的暴行并不特别满意。可是，即使他有这样想法，他也没有权力反对一位干出非法行为的普鲁士将军，军国主义也不容许他对自己进行攻击。后来俾斯麦利用11月举行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通过10月24日国王的379命令，释放了被囚在吕岑的罪犯中的“普鲁士臣民”，“只要在这段期间没有作出对他们依法监禁的决定，只要没有对他们起诉”。在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彭霍尔斯特是普鲁士人（因为他是被并吞的拿骚人）。其他人必须忍耐到11月14日，可是，由于不伦瑞克军事法庭认为他们“有叛国嫌疑”，依法对他们进行待审拘留，于是他们就被绳捆索绑地投入了不伦瑞克监狱。12月初，汉堡市参议会也鼓起勇气，请求释放了盖布，只有西维尔斯一个人还留在吕岑。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迹象，所以根据普鲁士司法的奇怪的逻辑，他应该受到特别严重的惩处。到了圣诞节他才被释放。那时，由于法尔肯施坦下令封闭了他的印刷厂，他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也遭到了破坏。可是至少这种暴行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惩罚；经过持续几年的诉讼，西维尔斯才争取到不伦瑞克高级法院作出判决：法尔肯施坦应赔偿他的损失。

这时，德国的君主们尽可能把德国的统一搞糟。假如任他们随心所欲，德国的统一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普鲁士国王写信给他妻子说，因为他要上这条船，所以他“心情郁闷”，当时已经半疯